

在台湾“打的”

[汉中] 张 玲

到高雄的第二天,我独自外出转悠。不觉间已是华灯初上,便凭着对路线的记忆,不紧不慢地往回走。穿过两个街区后,我突然发觉不对劲,怎么连路牌都对不上了。站在十字路口,看车来车往,脑袋里一片茫然。我的方位感本来就差,现在在一急,更不知该往哪里迈了。眼看天色越来越晚,我索性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上地址,年轻的司机微笑着说:“小姐,这么近,没必要花这份车钱吧?”我不好意思地说:“我迷路了。”他下车用手指着我侧身的方向:“你看前面那个交通灯,直走过去,再往右拐就到了,很近的。当然,你若不想自己走的话,我跑一趟也没关系啦。”他一脸的诚恳。我由衷地道过谢,大踏步而去。果然,伯父正在楼前四处张望呢!

结束了台中的行程,我打“的”向火车站驶去。中年司机很健谈,问了大陆的一些情况,又问我在高雄的住所。我话音刚落,他一脚踩了刹车:“小姐,那你乘‘总统坐骑’回去多好。离家也近,所耗费的时间还差不多。”我突然想起曾看到过又高又宽、硕大的玻璃窗上垂着白纱帘、标有“总统坐骑”的崭新豪华大巴,还以为那是专车呢!我疑惑地问:“那真是公共汽车呀?很贵吧?”“那是新开通的长途直达车,今天又不是节假日,打完折比火车票还便宜呢!”他耐心地做着解释,见我还不敢心,又道:“反正离这不远了,我先带你过去看看,你要觉得合适就走;不行的话我再送你去火车站,好吗?”“那就多谢了!”到汽车站,正有一辆“总统坐骑”开出来,一问票价,打6折,果真比火车票便宜。我满怀感激地跨上车,坐进宽舒适的真皮沙发椅里,他才挥手告别。

去台北游玩还肩负着一项任务:帮一位朋友寻访亲人。凭着一纸8年前联系过的地址,我边查地图边问路,几经周折还是找不到。无奈,只好打“的”。长着一双娃娃脸的年轻司机虽然是台北人,但对我手中的地址还是颇感陌生。他先打电话问家人,然后对照地图一路摸索着。在台北市郊外的一处居民区,他停下车,又打了好几个询问电话,最后肯定这里就是改建后已变了称谓的原址。他陪着我挨家打听,终于得知那位朋友的亲人早已溘然长逝。返回时我沉默无语,小伙子则极力给予安慰。临下车前,他递给我一张名片,“章少仪”这个名字此刻铭刻在记忆里。

在台湾最南端的鹅鑾鼻风景区,我陶醉于浩瀚壮阔的气势中误了末班车。暮色中驶来辆出租车,司机是位头发花白的当地人。我问他:“这么大年龄了怎么还开出租?”他回答道:“我是个渔民,因经济不景气,兼开计程车赚点钱补贴家用。”说话间,车子开到一幢二层楼前,他说:“到我家了,要不要去喝杯茶?”我婉言谢绝了。“那我和太太随时欢迎您的光临!”他边说边小心翼翼地取下挂在车窗前的

一只帆船递给我,说:“这是我用海螺和贝壳做的,送给你!”望着这位淳朴的渔民和他精致的手工艺品,我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已记不清在台湾的三个月期间打过多少回“的”,但我总忘不了那辆辆顶着TAXI标志、被台湾人称为计程车的黄颜色车子从身边驶过时心底泛起的丝丝暖意。

人间真情

拉煤的民工

[宝鸡] 秋子红

我上班的这家化工厂里有着许许多多民工,他们像我们这些终年在生产一线倒班的工人一样披着一身夜露上班,迎着最早初升的朝阳下班,就是吃饭,也是在厂区的小灶上同吃着一碗四毛钱的片片面。与厂里的正式工不一样的是,民工大多在包装和煤场从事着装运化肥、拉煤等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那一张张沾满煤灰布满汗渍时常汗津津的脸,很容易使人将他和厂里的正式工区分开来。

那天,去厂区后面的造汽楼上检修设备。干完活,当我沿着造汽楼外的铁梯一级级下楼时,忽然看见楼下马路上缓缓走过来一个拉着满满一车煤块的民工——那是一个身高只有一米五左右的瘦弱汉子,此刻他埋着头,从从煤车后面望过去,你绝对看不见他的一颗脑袋。可能是马路上路况不好的缘故,现在,他使劲曲着腿,弓着腰,脸几乎要贴到地面上,他的背上,一件沾满煤灰分辨不出本色的旧衣裳上脊背早已被汗水潮湿,他使劲蹬,煤车终于从一个小水洼中拉出。当他抬起头时,我这才看见,在他涂满煤灰乌油油的脸上,根本看不清他的眼睛,嘴巴和鼻子!

有冷风从远方呼呼漫了过来,头顶的乌云里,又有冷冷的秋雨一滴滴冰凉地落下来,我忽然不敢再走下去,我怕我眼里不争气的泪水一下夺眶而出……

我不知道,我眼前这个拉煤的民工,是否像我碰到的许多人一样也抱怨过生活?我忽然想起我去世多年的父亲,父亲生前也是一个像这个民工一样的农民,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生从没过过谁,天旱了,雨涝了,庄稼歉收了,父亲不怨天,也不怨地,他只是像往常一样默默耕种,一样将汗水挥洒在脚下的泥土里。我眼前的这个民工,一定像我的农民父亲一样,也绝对不知道抱怨什么,他只知用他一副并不宽阔并不结实的肩膀,默默扛起生活中之属于他的一切,用他腿



毛和额头上流淌的汗水,去换取一分属于自己的微薄工资。或许,他也有过不满有过抱怨有过渴望,但这些都深掩在他涂满煤灰的脸上,喑哑在他缄默的喉咙里,在这个世界上,如今恐怕已没有多少耳朵愿意聆听……

人世间

灯下的游戏曾经多么快乐。他和她,装模作样掰手腕较劲,怡然自得来一盘跳棋,相依相拥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美妙的音乐声,翩翩起舞如两只幸福的蝴蝶。灯光洒落,空气里有甜蜜的气息流动。

那是一段美好时光,在新婚的日子里。

后来,游戏渐渐乏味,生活有了细碎的摩擦,外面的世界散发着不尽的新鲜与刺激。他变得忙碌,常常在外。即使回家,也有电话不断打来:“出来吧,四缺一。”他披上外套,对她说一声:“你先睡吧。”匆匆离去。

灯下的女人显得孤单,电视机发出空洞的响声,女人心里有些怨,却还是耐着性子等他,耳朵不时地捕捉着楼道里的声音。等待中时间延伸得很慢,慢慢地,女人昏昏欲睡。灯光却淡淡地亮着。

每次,他回来,走到楼下,总能看到自家的灯光,暖暖地开在黑夜,像一朵璀璨耀眼的花。男人心里有些温暖,脚步不自觉加快。他曾经在酒后对朋友说:“不管多晚,我回家,总有灯光等着我。”语气里满是骄傲。却从未多想,灯下一颗等待的心,有多么地焦急与孤单。

幸福是那淡淡的灯光

[山东] 鲁小莫

直到有一天,女人病重住院。他服侍女人睡下,自己独自回家。走到楼下,习惯性地抬头,家里却是漆黑一片。他有些惊讶,顷刻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心里一阵失落,许多年了,他已习惯家里的灯光。没有灯光的期待,一时间,他腿重如铅,楼梯也仿佛变得漫长。

回家,开灯,灯光洒落,偌大的屋子,他却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孤单。他第一次感受到,每个夜里静静绽放的灯光,让他温暖骄傲的灯光,就像女人的心,在漫长的夜里,静静守候,却是多么地寂寞。

他鼻子有些发酸,想想躺在医院里的妻子,这么多年,夜夜为他亮着一盏灯,为他守候着家,守候一份幸福。自己却习惯成自然。幸福怎能等到失去时才感到珍贵,他想,幸好,一切还来得及。

女人病愈。回家。他陪着她,为她削个苹果,一起看电视,讲个笑话逗她乐。灯光淡淡,将一份幸福温馨地照亮。

女人说:“好像因为我生病,你变得愿意回家了。”

他看着女人,帮她缕过脸上的发,说:“也



不全是。是你的灯光,指引我回家,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幸福。

快乐家园

有一种机缘

[浙江] 流沙

三十年前,父亲和叔叔不和,父亲不得不重新建房,从大村子中搬了出来,置居于村外的山脚之下。

远离了村子,父亲很是伤感。在与叔叔的战争中,父亲是一位落荒而逃的战败者,我已经能体会父亲心中的悲哀。在家族史上,凡是居于村外都是外姓,在旧社会,外姓不能参与村中事务,不能与村人通婚。而我家所选的位置,交通、取水均不便,曾是解放前长工集中居住的地方。

叔叔是得意的,当我们一家三口居于村外的山脚之下,他总是面带嘲笑看着我到中取水。

三十年的时光不长,现在,我家所处这块地成了全村最好的地盘,背靠山,面对水,每每从城里回家,住上一两天,常常心旷神怡。有个发了财的大老板几次问我父亲,愿不愿意卖。父亲先是贪图那个巨大的数额,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说:“哪能卖呢,除非到倾家荡产。”

父亲于是打消了卖屋基的念头。前年,几个子女各自出了些钱,把老屋拆了,造了间洋房,格局是按照城里的套房布局的,这倒成了父母养老之所,也成了我放松心情的好地方。父亲现在是快乐的,他早已不再记恨叔叔了。哥俩有时在路上遇上,一聊就是半个小时。毕竟是兄弟情深。

关于迁居至村外,父亲最大的得意可能还是我。十岁那年,我的成绩奇差,老师问我四加七等于多少,我算了一个下午还算不出来。老师对我父亲说:“这个孩子的脑子少一根筋。”我的愚笨在村里是有名的,而造成的原因就是村中有太多的玩伴,我玩得乐不思蜀,哪有闲心去读书。

但迁到外村后,我就有了忧愁,我开始一个人上学,一个人默默地读书。我的那种低调的,孤独的生活方式也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十岁那年开始,我开始远离世俗朋友,一直到现在。

在村中那么多的同龄人中,我是惟一考上学校然后到城里工作的。父亲总是说:“这

房的风水好。”他买来罗盘,找来《易经》研究,结果证实他的说法。我苦笑,我现在活得并不好,我反倒羡慕村中的同龄人,他们甩着膀子干活,思想简单。而我,文不文,武不武,在城市霓虹中,不知自己的灵魂将安放何处,每一天都想着太多的事,总是让自己隐隐地为生活痛着。

许多生活,我认为都是有缘的,可能是搬迁了一次住所,可能是遭遇了某个人,或者只是一句话,一个念头,一个人的命运也许就改写了。这小小的机缘,常常让人感叹命运的无常。

岁月留痕

借花献妻

[安康] 郁柏年

早在谈恋爱的时候,老婆就直言不讳地奚落我说:“别人都说你是文人,自古文人多浪漫,可你倒好,既没情书,又没玫瑰,和你谈恋爱真没意思。”

当时,老婆的这席话真有点定时炸弹的味道。想想也是,虽然在电视上看到许多男主人公手捧鲜花俘获女孩子芳心的场景,可我总放不下男人的面子,觉得那是二十出头的男孩追女孩子时用的把戏,况且好夕在单位又是个领导,万一让熟人或同事们看见,岂不是很丢人,所以很多次在花店前转悠半天,却不敢进去。

那年情人节,我下定决心要用鲜花博得美人笑。我给时任女友的老婆打电话,说单位要加班,晚点再接她回来。其实,我是在等天黑,天黑了买花的人少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可等傍晚我鼓起勇气到了花店却傻了眼,玫瑰已经卖光了,我失望地拿出口袋里早已写好的卡片,一边看一边悻悻地往回走。在单位门口,我遇到刚分配到单位不久的小王,他拿着一束红玫瑰。看见我小王有点不好意思,我笑了笑,随口打趣道,人家要送99朵代表天长地久,要送9朵代表爱你到永久,你送的多少呀!小王一听,连忙从里面抽出一支准备丢掉,原来他为女友准备的正是10支玫瑰。我制止他说,丢了可惜,给我处理吧!

就在那天晚上,我拿着那支玫瑰,向老婆高声朗诵专门为求婚而写的诗作:

我希望你/荡起诗歌的藤蔓/从一架情感秋千飘向半空/我将一早静静守候/一幅春光长卷/是爱的温度/有一棵树/需要两个人合抱/才会枝繁叶茂

请接受我/生命中/最热忱的部分/我要把爱的誓言/镶入一枚太阳/下/闪耀光泽的戒指/就让两只鸟/以一样的心跳/扑动翅膀/飞去同一节岁月枝头/穿起整片时光之箭

两排洁白的牙齿/手挽手/快活的咀嚼幸福

备受感动的老婆终于答应嫁给我。关于那支玫瑰来历的秘密,老婆至今仍然不知道,反正我是不打死了——打死我也不说。

夫妻之间



中国每年将价值160亿英镑的货物运往英国。但令人震惊的是,作为“回报”,英国每年竟将“创纪录”的190万吨垃圾用货船运到中国。

“垃圾舰队”入侵中国

这一内幕是一份英国政府最新官方调查报告披露的。报告称,当布莱尔首相1997年刚上台时,英国只有1.2万吨由废纸、塑料和金属组成的垃圾运往中国。但最新官方数据显示,在短短8年之后,2005年英国运往中国的垃圾数量狂涨了158倍,达到了惊人的190万吨。

据悉,在190万吨垃圾中,废纸数量大约为150万吨,其余则是塑料制品和包括铜、镍、铝、锌、铅、锡和

钨在内的金属。而它们泄漏,将会对水质造成严重污染。然而讽刺的是,当英国的“垃圾舰队”大举向中国“入侵”时,中国每年却将价值高达160亿英镑的货物运往英国。

“这是一个环境耻辱”

20日,当这一令人震惊的真相曝光后,舆论顿时

自由民主党的环境事务发言人克里斯·胡尼表示:“得知这一真相后,人们肯定会感到震惊。因为越来越多他们扔掉的垃圾,最后却到中国。如果这一报告是真实的,就表明我们的废品回收显然在倾倒垃圾时就已经结束,而非得到了合理使用。这实在是一个环境耻

辱。工党应该大力发展英国的自己的垃圾回收工业,并使英国在新的绿色科技领域成为领头羊。”

不消垃圾回去是“浪费”

据悉,英国每年产生3040万吨可回收利用的垃圾,其中大约6%运到了中

国。但是由于中国目前垃圾处理能力有限,许多环保人士担心,这些包含了潜在致命的化学物质垃圾中,最终将被倾倒在非法地点,而不是被回收。

尽管面临各方质疑,但20日英国环境大臣本·布拉德肖宣称,虽然“垃圾舰队”要穿越大半个地球才能到达8000多英里之外的中国,但公众大可不必担心,迄今为止此举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极小”。布拉德肖甚至暗示,那些货船从中国运货到英国来之后,如不捎带一船垃圾回去,无疑是一种“资源浪费”。他称:“货船载满垃圾回到中国是常有的事情。否则,那些货船就只能空着回去了。”(袁海)

英国190万吨“垃圾舰队”入侵中国

为之哗然。据悉,“垃圾舰队”规模的巨大扩张,令英国许多环境专家和议员感到极为担忧。他们警告称,英国政府一贯标榜“环保至上”,但这一事实显然将政府的“绿色信誉”破坏无遗。

柬埔寨“丛林女”之父拒做亲子鉴定



柬埔寨警方近期在柬埔寨北部丛林中找到一名女子,怀疑她是19年前走失的一名女孩。一个自称是这名女子父亲的人20日说,他肯定这名女子是他的女儿,因此没必要作亲子鉴定。

法新社20日报道,自称“丛林女”父亲的人名叫萨卢,是一名乡村警察。

“我想,没有必要做亲子鉴定,因为她的容貌显示,她就是我的一个女儿。”萨卢说,“无需接受DNA测试,我自信地说,她真是我的女儿。”

萨卢及其家人称,“丛林女”是他们19年前走失的女儿。1988年,8岁的她放牛时失踪。如果属实,“丛林

女”现在已有27岁。

柬埔寨警方说,他们13日抓获了这名“丛林女”。被抓前,她一丝不挂,偷吃了一个农民放在农场附近的午餐。

萨卢描绘同“女儿”重逢场面时说,她“赤身裸体,像猴子一样弯腰走路”,“瘦得皮包骨”,眼睛好像老虎,让人望而生畏。

萨卢看到“丛林女”右臂上有一处刀伤,和他失踪女儿的一模一样,于是确认那是自己的女儿,“她当时看起来糟透了,尽管如此,她是我的孩子”。

萨卢说,他的“女儿”经常说话,但周围人都听不懂。当周围有很多人时,她就露出受到巨大惊吓的表情,但只要“父亲”在身边,她就能保持镇定。

萨卢的家人说,“丛林女”主要用肢体语言表达基本需要,如饿了就拍肚子。她特别喜欢看卡拉OK录像。

萨卢说,“女儿”有一天脱下衣服,摆出“回归自然”的架势。他的家人发誓要把她看住。

目前,“丛林女”失踪经历仍是谜。一些村民质疑“丛林女”独立在丛林生活近20年的可能性。他们说,她被发现时头发并不长,“除非有人替她剪头发,否则不可能那么短”,而且当地丛林中夜间很冷,赤身裸体的“丛林女”恐怕难以存活。

萨卢说,“女儿”手腕上的伤疤显示,她可能被囚禁过。(辛华)

在美国人的热切盼望中,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宣布有意角逐总统竞选。

“我来了”

希拉里在自己的网站上写道:“我来了,为胜利而来。”网站上打出了“希拉里竞选总统”的标语。

在网路发布的一段录像中,希拉里说:“我正在组建总统选举试探委员会。这不仅仅是开始竞选活动,我要开始和你们对话,和美国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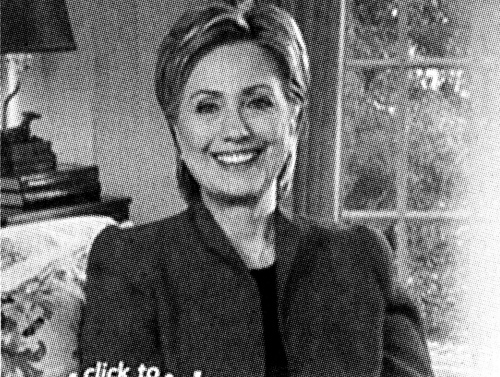
这位前第一夫人接着把矛头对准总统乔治·W·布什:“布什领导美国已经6年,是时候重塑美国了……只有一位新总统才能让美国重新成为受全世界尊敬的领袖。”

希拉里宣布参与竞选,许多美国人表示欢迎。他们认为,希拉里很可能在2008年初赢得民主党初选,她的加入将使总统选举更加富有激情,更有看头。

“我知道如何击败他们”

多数民主党人认同希拉里的政治才能,但对她能否在大选中战胜共和党候选人心存疑虑。希拉里对此信心十足,表示自己从来不怕共和党人。

希拉里说:“为了信仰,我从来不怕挺身而出,也不怕面对共和党的(竞选)机器。他们(共和党人)花了7000万美元在纽约州和我对抗,而我取得了两次压倒性的胜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清楚共和党人想什么,



希拉里踏上竞选总统之路: “我来了,我必胜”

在竞选怎么做,我知道如何击败他们。”

希拉里此言不虛。她在2000年竞选纽约州参议员之前,从来没有在纽约居住过,当时被许多人称为“外来议员”。但希拉里凭着个人魅力和出色的演讲才能,以绝对优势赢得竞选,成为第一个当选参议员的前第一夫人,并在2006年再次轻松获胜。

这段历史让不少民主党人相信,希拉里8年的第一夫人经历,和两届参议员的从政经验,将帮助民主党在8年之后重新掌控白宫。(韩建军)

到巴西不久,便有朋友相告说,巴西有三大“怪”:汽车两门开,酒精当燃料,炼钢用木材。

乍一听颇觉新奇,也颇觉好笑,后经观察,觉得三“怪”自有道理,也是巴西国情所致。

先说两门汽车。当今世界的小轿车以四门车为多,乘客上下颇为方便,但是,巴西的轿车90%以上却是两门车,坐后排者上车须将前排司机旁边那个座位的椅背向前扳倒,“屈尊”入座。两门车上车时确实有些麻烦。但据行家说,两门车有三大优点:一是造价可降低20%左右;二是车身长度可减少半米多,省工省料且停车方便;三是小孩坐在没有门的后排座位上比较安全,孩子不会无意将车门打开,发生危险。

再说汽车燃料用酒精。巴西是世界上唯一较普遍使用酒精作汽车燃料的国家。全国1500万辆汽车中500万辆用酒精作燃料。这是巴西缺乏石油的特殊国情使然。20世纪70年代,巴西所需石油80%靠进口,70年代初世界爆发石油危机后,刚刚兴起的巴西汽车工业因缺少能源几乎要崩溃。巴西政府毅然提出“全国酒精计划”,决定利用巴西为世界第一大甘蔗生产国(年产甘蔗2亿吨)这一优势,用甘蔗渣生产酒精代替汽油作燃料,同时鼓励把汽油燃料汽车改造成酒精汽车。酒精汽车尽管启动慢,易熄火,但年产130亿升的酒精却能为巴西每年省下数亿美元石油进口外汇,也是划得来的。汽车工业也因此重获生机。

最后说说炼钢用木材。巴西是拉丁美洲第一大钢铁生产国,2005年钢铁产量3150万吨。但它又是缺煤国,炼钢的煤炭大部分需要进口。然而巴西却是世界木材生产大国,因而许多炼钢厂都用木材炼钢。2立方米木材可炼1吨钢,因用木材炼出来的钢质量优于用煤炭炼的钢。这当然会影响到生态。于是巴西政府制订森林政策规定,伐一树须植一树,因此,炼钢厂用的木材大多是自己栽植的林木,而不是滥砍滥伐原始森林。(刘瑞常)

荷兰人为省钱到国外办婚礼

如今,越来越多的荷兰人选择到国外举行婚礼。因为在荷兰操办一场像模像样的传统婚礼花费高昂,是在国外举办婚礼开支的2倍甚至更多。

据报道,荷兰一家旅行社透露,2006年,约有16%的荷兰夫妇选择到国外办婚礼,预计今年这一数字会提高到20%。旅行社工作人员认为引发这股潮流的原因很简单:目前在荷兰国内操办婚礼的费用太高,约为2.5万至3万欧元;而在美国举办一场四五十人参加的婚礼大约只需1.2万欧元。

此外,欧元对美元汇率大幅上升,进一步提高了新婚夫妇将婚礼移往国外举行。最受荷兰新人青睐的婚礼举办地是美国的拉斯韦加斯、佛罗里达等地以及加勒比海岛屿。(边吉)